

《民族文学》年度奖揭晓

本报讯 11月17日,“2013《民族文学》年度奖”终评会在京举行。此次评奖共邀请了22位知名评论家、编辑家、翻译家担任评委,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最终以评委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了《民族文学》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6种版本的23篇获奖作品。

《民族文学》汉文版获奖篇目分别是金仁顺(朝鲜族)的小说《喷泉》、山哈(畲族)的小说《追捕》、马金莲(回族)的小说《长河》、小七(哈萨克族)的散文《我只是找我的羊》、巴音博罗(满族)的散文《绥中,我的长城之旅》、李贵明(傣族)的诗歌《怒江》,以及许连顺(朝鲜族)创作、金莲兰(朝鲜族)翻译的小说《链条是可以砍断的么》、祖拉古丽·阿不都瓦依提(维吾尔族)创作、苏永成(回族)翻译的小说《收获季节》。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获奖篇目包括翻译作品和少数民族母语原创作品。翻译作品有多兰(蒙古族)翻译的小说《老人与海》(英文译蒙古文)、鲁布桑东日布(蒙古族)翻译的小说《唱晚亭》(汉文译蒙古文)、南色(藏族)翻译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汉文译

藏文)、香周(藏族)翻译的散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汉文译藏文)、阿不都拉·阿帕尔(维吾尔族)翻译的小说《抗旱记忆,一九六五……》(汉文译维吾尔文)、乌买尔·买买提依明(维吾尔族)翻译的诗歌《穿过时间的河流》(汉文译维吾尔文)、加依尔别克·木哈买提汗(哈萨克族)翻译的小说《路遥何日还乡》(汉文译哈萨克文)、拉扎提·乌拉孜汗(哈萨克族)翻译的小说《协噶尔村的央宗》、张春植(朝鲜族)翻译的小说《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汉文译朝鲜文)、金声宇(朝鲜族)翻译的小说《路遥何日还乡》(汉文译朝鲜文)。少数民族母语原创作品有叶尔达(蒙古族)的散文《天边,遥远的月光》(蒙古文)、夏吾才旦(藏族)的诗歌《拉萨的黄昏》(藏文)、拜格阿提·玉苏甫(维吾尔族)的散文《隐形人》(维吾尔文)、江阿古丽·哈代(哈萨克族)的小说《双拇指姑娘》(哈萨克文)、崔国哲(朝鲜族)的小说《老王》(朝鲜文)。

当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的中国梦’征文”结果也一同揭晓,共有来自16个民族的30篇(组)作品获奖。



“美丽中国·和谐家园”

民族题材摄影获奖作品展暨苗族、瑶族服饰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 明江) 11月26日至12月8日,由国家民委主办的“美丽中国·和谐家园”民族题材摄影获奖作品展暨苗族服饰展、瑶族服饰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展。

此次展览以“美丽中国·和谐家园”为主题,包括民族题材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展、中国苗族服饰展、中国瑶族服饰展三大主题展览。

在民族题材摄影获奖作品展中,展出的是“美丽中国·和谐家园”民族题材摄影大赛活动的获奖作品,共106幅。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展示民族地区科学发展成就,弘扬民族文化,2013年,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民族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了“美丽中国·和谐家园”民族题材摄影大赛。大赛启动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共收到来自全国

的参赛作品1万多幅。经过评审委员会的认真评选,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共计106个。这些获奖作品表现了民族地区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丰富的内容,用摄影艺术生动描绘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彩之美、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和谐之美、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繁荣之美。通过镜头带给观众对于“美丽中国”最直观的理解,向世界展示出一个美丽和谐的中国。同时,通过比赛,也加强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是保护、传承和发展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

多彩中华——苗族服饰展、瑶族服饰展是由民族文化宫、贵州民族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共同承办的。此次展览展出的是以贵州、广西、云南为代表的最具鲜明特色的苗族、瑶族服饰。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

的少数民族人民创造了多彩而独特的服饰文化,这些服饰都以精湛工艺、绚丽的色彩、繁多的款式、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次展览主要展现了苗族、瑶族的民族服饰,观众通过观赏这些色彩斑斓、图案古朴、工艺精美的服饰作品,可以领略到我国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这些是各族儿女千百年来共同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生动印记,也是在新时期大力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最好见证。

主办方表示,“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望凝结了中华儿女最朴素的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期待,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希望此次展览能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挖掘、展现多元一体“美丽中国”的深刻含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共同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近日,由文艺报社、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作与评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瑶族作家陈茂智长篇小说《归隐者》研讨会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举行。《文艺报》副总编辑王山、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阎真、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陈善君、作家管群华、湖南省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黄爱平约6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对该部长篇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香草溪:家园的坚守与失落

陈茂智,瑶族,湖南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在《民族文学》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戏剧作品300余篇,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静静的大瑶河》等。长篇小说《归隐者》于2012年10月由线装书局出版。

王山表示,江华是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偏远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自然生态、民族风俗得以比较完好的保存。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故土情结,作为一位瑶族作家,陈茂智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优美、宁静的山居生活图景。比如,他所描绘的香草溪,其源头幽深、神秘,保留着近乎原始的良好生态。作者描写香草溪的美好,展现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目的就是营造一片现代社会已经难以寻到的人间仙境,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如此美好的家园,是人们医治身心创伤的净土,也是人类苦苦追寻的乐土。而这仅存的美好在遭遇外界的种种侵袭之后几近破灭,现实与理想的剧烈碰撞无可避免,这种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忧思,提升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阎真认为,《归隐者》写了现实和功利之外我们所向往的另一种生活,告诉我们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作者有意淡化官场故事,用漫不经心的笔墨,带我们走进南方山林一个叫香草溪的古老瑶寨,让我们在他精心营造的平和、宁静的氛围里,去领略大自然的纯净美好,去感受瑶族民间那些奇异的风俗,去亲近偏远瑶寨里那些善良、朴素的人们……在这些淡淡的笔墨背后,作者用他的真诚和善良,给这个社会奉献了一个疗伤治病的良方:人人向善,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让群体得益,而不是让个体借助群体的力量满足自己的私欲。

香草溪作为另类生活的一个独特场景,寄托了人类生存的理想。作者把潇湘人文风俗与瑶族风情渗透其中,使地域文化与自己所追求的人生态度融合起来,努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更多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是人类对自己家园的坚守。

李阳春、谷显明等谈到,作者笔下的南方山林香草溪,犹如废名笔下的竹林、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张炜笔下的野地一样,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聚于一种交响奏之中。美国哲学家罗斯顿曾言:“每一个荒野地区都是一处独特的大自然,每一处自然之地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作为与现实世界对照而存在的香草溪,与喧嚣、烦乱和污浊的现实世界相比,是一片宁静自然、没有纷争的人间乐土。这不仅体现出作者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同时寄托了对自然和谐生存状态的无限向往。

小说不仅描写了香草溪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还表达了

转型时期瑶族文化的精神书写

——陈茂智长篇小说《归隐者》研讨会综述 □聂茂

对破坏自然行为的揭露与批判。面对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和商业化,作者深感精神家园的残破,痛感人类灵魂的飘零。作者融入了海德格尔自然的家园理念,试图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视角出发,执著地追寻一种自然、和谐的新型人际境界,表现出回归自然、回归乡土的家园情怀。同时,小说还塑造了一批“自然人”形象,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远离城市栖居于偏远的荒野山林,过着简朴的、原始的田园牧歌生活,这些人正如劳伦斯作品中的“自然人”。像吴盖草是香草溪的第一才子,身无分文,只要有一瓶墨水就衣食无忧;奉丁乙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道士,佛道双修,惯常吃素;邓百顺是香草溪少有的“文化人”,喜欢在竹林练字、溪边摸鱼;“神医”卢阿婆会接生,懂草药,百病都会医,还能奔阴曹地府问神问鬼,被人们奉为修行最好的“圣人”;还有根骨老人,是瑶山有名的长鼓王,能用最原始的灯草医治传说中的斑痧。而在小说中,最能体现作者生态思想的人物是大嘴仙,可以说他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深居山林的实实在在的自然人。作品通过塑造这样一批野人人物形象,表达了对恬淡宁静、简朴自然诗意图景生活的向往和找寻。

哈闻、奉荣梅等认为,作者描写南方山林香草溪的美,更多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关照,在如此浮躁、忙乱的时代,香草溪的宁静、美好,既是一种对人类家园的守望,也是对人类心灵回归的热切呼唤。在时代奔涌的大潮裹挟之下,香草溪的宁静、美好仍是难以避免地被打破,这里要开矿、要修电站、要修公路,生存与发展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碰撞,凸显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和隐忧意识,在看似平静、浪漫的基调之下,使作品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悲剧色彩。

归隐:精神的安顿与拯救

王山认为,《归隐者》犹如魔镜的两面,一面是现实的生活,一面是虚幻的理想。我们不能仅从一个贪官的救赎来理解作品,作品深层次表现的更多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忧思。陈茂智是一个瑶族作家,写的是一个偏远的瑶寨,但他和他的作品所展示和揭示的,完全跳出了瑶族、跳出了瑶山,而是直面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叩问人的内心,剖析人的精神。阿来是藏族作家,他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藏族的人文历史和藏族的生活,但他作品所具有的沉雄大美的品格,使这一部小说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文学不存在中心与偏远的问题,每一个作家都可以以自己为中心,去关注应该关注的东西,去写

自己适合写的东西。《归隐者》看似写“归隐之地”和“隐者”生活,其实还是写当下的现实,是对现实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是对浮躁内心的安顿,是对精神回归的痛苦追寻。

陈善君说,《归隐者》所写的“归隐”,看似宁静的背后,却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残酷,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隐忧。书中程似锦等一系列人物都在“归”与“隐”中苦苦追寻。程似锦官场失意、病魔缠身,在绝望中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死法”;吴盖草、邓百顺、灵芝等为了生存外出打工,在现实的种种遭遇面前,内心感觉还是离不开香草溪这块土地;药儿、种豆为了事业与爱情,仍在“出走”与“回归”问题上进退两难……这种欲归而不得、欲隐而不得的矛盾纠葛和残酷现实,正是一种对现实的揭示和对灵魂的拷问,体现了作者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

李祥红认为,如果把《归隐者》这本书简单归于官场小说,或者说是一本描写瑶族风情的乡土小说,都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误解。小说把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疲惫、精神迷茫、精神焦虑、精神狂躁,以一种“无法确诊又真实存在”的病症,通过程似锦这个独特个体揭示出来,并以一种普世的情怀,呼唤医治这种人类社会顽疾的良方。这种良方到底找到没有呢?程似锦一样逃避尘世,归隐山林?虽然有一定的疗效,但收效甚微,无法从根本上解脱病痛。更何况,在现代社会,要真的寻找到如香草溪这样的乐土,更是难上加难。但作者通过他作品中的人和事,还是给出了一个最简单、最浅显的处方:人人向善。我想,这种救赎才是人类对自己真正的拯救。

管群华、杨金铸等认为,《归隐者》是一部充分体现作家担当的好小说,书中的香草溪是当今社会难得的一块净土,程似锦看尽繁华归于宁静之后的生活态度,是多数人身心向往,足以引起大家的共鸣,与当今社会那种自私、贪婪、心浮气躁,甚至种种暴戾之气相对比,这种亲近自然、回归本真的倾向值得推崇,也应该成为人类拯救自我的良方。

杨增和、周甲辰认为,作品从瑶族文明中发现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描写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生命萎缩和纯真人类的丧失,着力表现原始与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表现出对古朴民风的迷恋、对炊烟袅袅的瑶寨生活的依恋和对梦幻世界的追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的确,人类文明对自然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意义

□石一宁

少数民族文字版脱颖而出。

鼓励文学翻译,壮大翻译队伍,是《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又一重要意义。目前的《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是选刊性质,以刊登翻译作品为主,这就决定了翻译家对刊物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创刊以来,各文版多的有近140位,少的有近50位翻译家参与翻译工作,此外各文版还聘请了一批母语审读专家。老翻译家找到了又用武之地,新一代翻译家更是通过《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得到锻炼和成长。各文版还分别在北京和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吉林、黑龙江和甘肃等地举办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和交流座谈会。翻译家们在会上不仅具体讨论《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工作,也深入探讨文学翻译的一般规律,探讨翻译对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对进一步壮大各民族的文学翻译队伍、促进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还是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窗口,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一条渠道。《民族文学》汉文版专门刊出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是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而《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文学刊物,每期译载的作品除了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还选自《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全国文学期刊,其中汉族作家的作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实质上是中国当代文学选刊。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是跨境民族,《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又具有国际刊物的性质,创刊后迅速辐射周边国家并产生影响。《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发行到蒙古国;哈萨克文版与哈萨克斯坦《世界文学》杂志及国立欧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朝鲜文版创刊后,即引起韩国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朝鲜文版译载的叶梅的《咳嗽天鹅》、叶梅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和益希单增的《向南还是向东》3篇小说,被收入一年一度在韩国出版的《亚洲小说选》,斩获该篇小说获得大奖,叶梅和益希单增的小说获优秀奖。2013年8月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的《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有12位韩国作家出席。2013年第4期的《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也推出韩国作家专辑,刊发了9位韩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散文。2013年1月民族文学杂志社在京举办的“迎新联谊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朝鲜和韩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分别应邀出席。在信息和交通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文学被空前迅速和广泛地传播,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优秀作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家的介绍,能够走出国门被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读者阅读;各国、各民族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杰出思考和优美表达,能够为人类所共享并引发共鸣。《民族文学》几个少数民族文字版无疑也承载着这样的意义,因此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利用的一个“走出去”的途径。

有西方学者认为,任何真正的理解在本质上都是对话。《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译载和刊发国内外各民族作家的作品,正是在国内外各民族文学之间建立起交流与对话的关系。这种交流与对话的关系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各民族人民的心灵沟通与相互理解,使文学因为参与民族团结与人类和平的伟大事业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化作用。

的破坏表现在人的征服统治欲望。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使瑶族人民逐步失去可以栖居的古朴原始的家园,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的魅力正在逐步丧失,人对自然的背离和生命本性在逐渐失落。从这一点出发,《归隐者》这部书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人们对现实的归隐和逃避,而是一种精神的安顿与拯救。

诗意栖居:审美价值的凸显

阎真认为,《归隐者》描绘的生存空间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地,这里的山林、溪流、草木都是圣洁的,这里的空气和水都是纯净的,这里别有特色的、淳美的瑶族风情,生活在这样的乡民是那样质朴、善良……这些诗性甚至唯美的表达,正是历代隐者所追求的理想栖居之所。这种生存境地或者精神领地的营造,与难以阻隔的严酷现实和渲染其中的隐忧情绪相碰撞,构成了银瓶乍破的美学效果。

周恩来、杨金铸、奉荣梅、田人等认为,原始、古朴的香草溪不仅风景优美、民俗奇特,而且人们善良、淳厚、质朴。这里不仅有堪称完美的生态环境,而且有着珍贵奇特的瑶族民俗风情,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没有身处都市社会普遍存在的“心病”。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没有做作,心与心之间是透明的。就像一个家,弥漫着温馨和亲情,这就是香草溪的魅力之所在。在小说中,香草溪美丽的生态自然环境既是主人公程似锦的生活环境,又是作家所寄寓和讴歌的理想家园和致力表现出的审美意象,它象征着一种感悟人生的境界,一处超越城市污浊、净化人性的美好净土。因此,美丽的香草溪是人们理想家园的回归之所在。回归香草溪不仅是无数走出瑶族山寨的香草溪人的愿望和梦想,如大嘴仙、丁乙、盖草、药儿等。更是像程似锦之类身居都市社会的人们,寻找心灵安宁和慰藉的梦想与追求之所在。正如作者说的:“这样的氛围和环境,正是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所向往的。”

陈善君、谷显明、陈仲寅等认为,在《归隐者》这本书里,古老瑶寨的山民崇尚自然,信仰天地,保持着一种淳朴原始的生存状态,一种天、地、神、人浑然和谐的诗意境界。在人们的记忆中,乡村被作家誉为诗意的栖居地,成为人类最后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商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乡土社会的每个角落,不断冲击和解构着乡村传统文化。像小说中的明蝉是一位很有风骨的祁剧艺木家,但因剧团解散只能靠自己那几百块钱养老金艰难度日。尽管他可以凭自己的嗓音和专业的演技在红白喜事上唱唱流行歌曲赚钱,但明蝉觉得这个世道与自己格格不入,最终只能选择平静地离开。因为在她看来,祁剧这场戏唱了这么久,已经没有观众了。明蝉的离去象征着乡村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消亡。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祁剧正如贾平凹笔下雄壮苍劲的秦腔一样,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生命力,正逐渐沦为乡村传统艺术的挽歌。

作品呈现了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刷下的荒凉与溃败,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惑与价值迷惘,体现了作者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精神家园的守望。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对作品的结构、语言以及思想的深度挖掘、文本的完善等进行了探讨。